



寒冬暖意汤婆子

□申功晶

儿时的冬天，一怕大清早在课堂上做速算，手指冻成胡萝卜，握个笔都艰难，更何况得笔走龙蛇；二怕夜间钻被窝，那个空调、取暖器还没普及的年代，刚洗完脚，脱下棉袄棉裤，钻入冰窟窿似的被窝，一个激灵，冻得连腿脚都不敢伸直，整晚像虾米般蜷曲身子，时间一久，脚踝冻成了冰坨子。那时候，真羡慕北方的亲戚家小孩，只要往热烘烘的炕上一躺就行。不似南方，在木板房、石板地的老宅，坐立不是，躺着更冷。

记得某一个寒冬的夜晚，我的父母一个上夜班、一个出差，我作为“留守儿童”待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听外面西北风呜呜乱叫。又冷又怕，禁不住躲在屋子里抽泣起来，这下惊动了隔壁屋里的叔祖母。她把我拉到她的卧室，安慰道：“别怕，今天晚上和奶奶一起睡。”但见叔祖母先把被子铺好，随后，从橱柜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南瓜状的黄铜扁圆壶，捏开顶端的“帽子”，从小口缓缓注入刚烧好的开水，末了，旋紧螺帽盖子，套进一个布袋，塞入被窝。

那个冬夜异常寒冷，可叔祖母的被窝里却是暖融融的。我挂念着父母，翻来覆去仍不能入睡。叔祖母给我宽心，坐起身来说：“奶奶给你说个故事。”说是故事，实则是叔祖母家的一段家史。话说叔祖母自幼家境贫寒，一家子的生计全凭她父亲给人拉黄包车。有一日，一位金发碧眼的洋人乘坐了他的车，一不小心将钱包落在车上。车夫发现后，几乎转了全城才找到那个洋人，将钱包完璧归赵。洋人从包里取出厚厚一叠钱，要重酬这位诚实的车夫，车夫坚决不受，拉着车子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后来，洋人特意找到车夫家中，看到家徒四壁的屋子、几个拖着鼻涕的孩子，突然开口说道：“朱先生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培养您其中的一个孩子读书。”这一次，车夫没有拒绝。这个幸运的孩子，就是叔祖母的小弟。他进入高等学府深造，成了一名优秀的土木建筑工程师。一次小小的善行，改变了儿子的一生命运，换来了子孙几世的福报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在汤婆子焐热的被窝和叔祖母暖心的故事中沉沉睡去。

后来，我吵着嚷着要父母给我买一个汤婆子，父

母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说什么叔祖母年纪大了才需要汤婆子；你一个小孩家，冻不坏的；更何况，古人云：冬练三九，冷最磨炼人的意志……最后，实在拗不过我，才勉强买了一个充电的小手炉给我。手炉只能维持两小时热度，哪里及得上叔祖母的汤婆子，第二天起身，摸着还是温热温热的。

宋朝黄庭坚《戏咏暖足瓶》“千钱买脚婆，夜夜睡到明”里所说的“脚婆”就是汤婆子。苏东坡更曾以汤婆子馈赠亲友：“今送暖脚铜罐一枚，每夜热汤注满，塞其口，仍以布单衾裹之，可以达旦不冷。”《红楼梦》中，贾府这样的高门大户冬天所用取暖之物亦是汤婆子。

关于汤婆子，最有趣的故事，莫过于“和尚戏潘王”，清朝初年，靖南王耿继茂去寺庙进香，听说主持是一位有道高僧。耿继茂此人生性粗鄙，信口唐突道：“老和尚，夜里有人陪你睡觉吗？”主持答曰：“冬有汤婆子陪，夏有竹夫人伴。”耿王爷吓了一跳，心想你艳福不浅，还坐享齐人之福，当下要传唤两位夫人。耿继茂出身北方，北方人睡火炕，自然用不上汤婆子，故才可以编出这番尬剧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每到冬日，吃过午饭，我时常见叔祖母半坐半躺在靠背椅上，怀里搂着汤婆子，眯缝着眼听收音机里如云絮一般舒卷而来的苏州评弹。据说，叔祖母的祖上乃明朝开国元勋朱亮祖，朱亮祖个性骄纵张扬，最后犯了事，竟被活活鞭挞而死。我瞧着眼前娇小怯弱的叔祖母，怎么也难和那个霸道专横的赳赳武将联系到一块儿。

转眼到了21世纪，单位和家里都装有空调，我不大爱开空调，倒不是节省那几个电费，主要因为在空调房待久了，皮肤干燥，喉咙发痒，又有童年情结在心，于是选择买汤婆子。这年头，汤婆子已然成了稀罕之物，我四处打听，几乎跑断了腿，终于在百年老字号“张小泉”店觅得此物。纯正黄铜制作，面上镂刻龙凤呈祥图样，质地牢固，用个十年八载的不成问题。

又一个冷冬来临，我用汤婆子白天焐手、晚上焐脚，我抚摸着“汤婆子”，看着它周身泛起黄灿灿的光泽，享受着那从手暖到脚的温馨，忽而想起了我那驾鹤已久的叔祖母，回忆起那些从头暖到脚的故事……

奶奶的铜脚炉

□杨应和

天气越来越冷，家里空调、电热毯、墙面散热器等各种取暖设备灵活搭配使用下来，相当暖和。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奶奶的铜脚炉。儿时的冬天特别冷，没有现代取暖设备，奶奶却用她的铜脚炉温暖了我整个童年。

体弱单薄的我，一到冬天尽管穿得严严实实，像裹粽子一样，还是冻得鼻涕横流，手上、耳朵边、脚上都有冻疮，又痒又疼，常常被我抓得鲜血直流。奶奶会把她的陪嫁品之一——铜脚炉拿出来，每天早上从锅里取些带火星的稻草铺在铜脚炉底层，用火钳一遍又一遍地轻轻压实，再在上面铺上厚厚一层碎木屑，然后盖好，让我把手放在铜脚炉上焐。

铜脚炉盖上有密密麻麻的许多小六角眼孔，炉内的碎木屑慢慢燃烧，刚开始，燃烧的一股烟火气从小孔向外冒，熏得我眼泪都掉下来。隔一会儿，脚炉盖也暖和起来，我就把手放在上面。随着铜脚炉的

温度越来越高，为了防止我的手被烫伤，奶奶就放个垫子，我干脆脱掉鞋，把双脚也放上去。不一会儿，一股热流从脚底向上蔓延，周身都暖和了。

为了物尽其用，我们还常常在脚炉里面放些蚕豆、黄豆、玉米粒，几分钟后，炉内“噼噼啪啪”地响，整个房间都飘满香味，让我馋死了，迫不及待地揭盖取食。那炸开了的蚕豆、黄豆和玉米粒，虽然滚烫却香气四溢，我顾不得放凉了再吃，直接用手抓了放在嘴里，烫得龇牙咧嘴，但激活了的味蕾却让我欣喜不已。

更多时候，我喜欢边取暖边读书。我双脚踩在铜脚炉上，手捧一本书，有滋有味地阅读，时光在一页又一页的精彩故事中流逝。那阿拉伯的魔毯、安徒生笔下的小人鱼、三只可爱的小猪、善良勇敢的小木偶……伴随着暖气和香味，在我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如今，铜脚炉被各种各样的取暖设备取代，放在墙角昏久置不用，已布满了绿色斑点，成为生活的记忆。

饭甑蒸出的味道

□李育蒙

假期，大舅、二舅也回了外婆家，算上我们一大家，外婆家里一年中难得有几次这么热闹。做饭的时候，外婆说人多，找出木饭甑来蒸饭，也算是让我们回味回味饭甑蒸饭的味道。

说到这木饭甑，确实很长很长时间没见过了。小时候，老家的农村里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逢年过节人多的时候，都会用饭甑来蒸饭，那时候谁家要是办喜事，饭甑是必不可少的，找个会煮饭甑的人也是很容易。

外婆家的饭甑看得出来有些日子没用过了。我和舅舅拿着它去河里刷洗一番，回来后又用开水消了消毒。在外婆手上，饭甑得到了充分的应用。淘米煮饭，沥干米汤放入饭甑中。柴火灶台上，大锅里放满水，饭甑置入锅中，一会儿香喷喷的大米饭就蒸熟了。一同出锅的还有蒸在饭甑里的红烧肉、腊香肠。盖子打开，热气奔腾、香味扑鼻。

饭甑，作为民间的一种炊具，是用木条箍成，也没有使用油漆等材料。蒸出来的美食，带有一种木材的清香，不仅仅是有香味，更是一种乡味。虽然饭甑做饭要比电饭锅耗时更长、流程更复杂，但是有电饭锅提供不出的“慢工出细活”的美味。当然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现代工艺的冲击，像饭甑这样的炊具明显不符合快节奏生活需求，也自然就没有了市场。像在我们老家，谁家办酒席如果还用饭甑蒸饭，是会被笑话的。

但是，越是年龄和阅历的增长、越是过着快节奏的生活，就越珍惜“慢”的韵味，更加想要返璞归真。当我把饭甑蒸饭拍成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，留言跟帖大大超出我的预料，“儿时的回忆”成为引起很多人共鸣的理由。当已经消失的木质炊具再次出现在生活场景中，那引来的围观，就像是一场回味时光的盛宴。

其实不仅饭甑，小时候的日用品里，木制品是绝对的主打。菜板、水瓢、条盘、水桶、脚盆、腰盆、马桶、风车、椅子等，都是木做的。爷爷在世的时候是个木匠，家里都不缺这些东西。爷爷去世后，这些工具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渐渐退出日常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进城后又返乡，突然发现这些要么进了杂物间，要么化成了能源，烟消云散。当然这些是社会进步的表现。只是我们总免不了怀念，怀念那些过时的工具做出来的味道。但说到底，我们怀念的其实又不是那些工具，而是那些已经逝去的遥不可及的时光。

外婆家的这顿饭，这饭甑蒸出来的米饭，我吃了好几碗，舅舅们也一样。大家谈笑风生中，亲情升华，回忆也得到安放。正如这饭甑蒸出的米饭味道，时间越久、香味越浓，“乡味”也更足！

